



铁蹄下的江南名城

常熟老人

口述日军暴行

沈秋农
◎ 主编

海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铁蹄下的江南名城

常熟老人

口述日军暴行

沈秋农◎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蹄下的江南名城: 常熟老人口述日军暴行/沈秋农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203-1416-9

I. ①铁… II. ①沈… III. ①侵华日军—战争罪行—史料—常熟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951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2

字 数 285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说明

《铁蹄下的江南名城——常熟老人口述日军暴行》收录口述史一百多篇，由于口述者绝大多数为常熟本地百姓，为体现口述史料的原汁原味，记录整理时对首次出现以方言所述的亲属的称谓或相关词语时，即在该词语之后加括注说明，如“老子（父亲）”“宝婆、宝娘（外婆、外祖母）”“嗨外（许多）”“交交关关（许许多多）”“汰浴（洗澡）”“夜快（傍晚）”，以便读者理解，在其他各篇重复出现时不再加注。

口述者在讲述时对日本侵略者按当时习惯称呼为“日本人”“东洋人”“日本兵”“东洋兵”，又如在常熟方言中“乱炸弹”和“攒炸弹”都是轰炸的意思，故在整理时未作统一，只是如实记录，相信读者自会理解。

全书篇目排列基本以当年日军进犯常熟各乡镇时间先后为序，在各乡镇中再按口述者出生年月先后排序。

记录日军暴行的警示教材

(序)

十年前，我读过由沈秋农同志主持采编的《警钟长鸣——侵华日军常熟暴行口述档案》，里面收录了由三十多位有心人士采写的近九十位老人对日军暴行的口述档案，翻看那本书的目录，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也勾起我的回忆。因为，我的花季年华就是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与铁蹄下度过的，深感屈辱和愤怒。

十年后，秋农同志的又一部新著《铁蹄下的江南名城——常熟老人口述日军暴行》即将出版，由他倾一己之力，完成采访和整理了一百多位老人的悲愤回忆，从而完成了一本难得的记录和控诉日军侵华暴行的警示教材。对此，我要向他表示感谢，因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认识秋农同志有二十多年了，当时他还在常熟史志办公室工作。十多年前，他调常熟档案馆工作后，多次来北京看望我。因为他有长期从事史志工作的历练，所以我们交流起来很投缘。他多次采访我，其中就有对我所经历的日军暴行的回忆，每次提及都会促使我想起一些新的内容。去年十二月下旬，他又一次采访我，我就想起了当年日军宪兵队

长到我家里搜查新四军的情节，提供给他后，他就补充到采访的稿子中去了。所以，搞口述档案征集不是一蹴而就的容易事，要相互沟通才能勾起回忆，由粗浅到深入，由点滴到全面。

在秋农同志的新著中，我读到了徐家骥、程佩庄、顾定宇、祁龙威、缪毓清等老人的回忆，徐家骥、程佩庄和我都住在东门大街，徐家骥就住在我家马路对门，至今我还与他保持着通信或电话联系。顾定宇住在泰安桥头，和东门大街隔座桥，相距很近，他们的回忆使我对家乡的沦陷情况又有了新的了解。祁龙威、缪毓清都是我的同学。祁龙威的表兄杨无恙是当年很有名的读书人。日军到他家后，翻箱倒柜，藏书狼藉满地，甚至作大便纸撕用，令人不胜唏嘘。祁龙威夫人缪毓清同学为逃避魔爪，不得已女扮男装，随母亲东躲西藏，那些流离失所、居无宁日的悲惨遭遇，对我而言自是感同身受，难以忘怀。

虽然我的家乡对编史修志有着历史传承，但作为一地之史、一方之志，不可能将如此多的历史资料全部纳入其中。这部记录日军暴行的口述史专著，史料价值真实、丰富、详尽。虽然每个人、每户家庭的遭遇不尽相同，但汇集起来就是一幅在日军铁蹄下惨象环生的流民图，满纸血和泪的控诉书，是我们国家饱受外敌入侵与蹂躏的缩影，可以补史志记载之不足。同时，每篇口述史料都有具体的历史场景，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暴行累累，触目所见，充耳所闻，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富裕之家，也无论常熟城厢，还是四乡八镇，都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残酷景象，这些在书中都有翔实记录。此外，书中多篇文章记录了中国军队为抵抗日军侵略付出的重大牺牲。

我以为，该书原汁原味记录了具体的历史场景，体现了真实性、权威性、鲜活性。因为这是许多老百姓的亲身经历，因此，这也为了解和

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生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每个人、每户家庭的痛苦经历对当代中国人而言都有历史的警示作用。

从这个意义来说，秋农同志的这部专著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我相信，随着岁序渐进，这本书的史料价值也会愈加彰显。

是为序。

戴 逸

2017年3月25日于北京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铁证如山

——对日军侵华暴行的悲愤控诉

(前言)

常熟是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到常熟，人们总会想起这是一座文化厚重，教育发达，书香润德，才俊辈出的儒雅之城；是历史悠久，山水锦绣，土壤膏沃，经济富庶的鱼米之乡；是滨江近海，交通便利，处于上海、苏州、无锡等大中城市怀抱之中的军事重镇。以此三点，常熟就成了世人皆晓的江南名城，自然也是外敌覬觐之地。

早在明嘉靖年间，倭寇骚扰频甚，杀人越货，嚣张一时，县令王铁身先士卒，勇斗倭寇，不幸捐躯保国而被百姓留葬虞山，万民敬仰。至今常熟沿江乡镇仍有“备倭寨”“退寇桥”“倭子墩”等传说和遗迹存史入志。因此，常熟也是座英雄的城市，面对外来侵略，从无却让。

民国以来，无论1915年五九国耻、1919年五四运动，还是1925年五卅运动、1928年五三惨案，都由日本政府侵我主权，占我国土，夺我资源，辱我百姓的侵略行径所引发，常熟人民为捍卫公理正义，或集会游行，作醒狮怒吼；或抵制日货，激发爱国觉悟；或募捐钱物，援助受灾难民，所有这些，都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斗争热潮互

为呼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日本政府先是强占东北三省，疯狂掠夺各种资源，继而又发动淞沪战役，妄图霸占上海，实现其大规模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在此国难深重、民族存亡之际，常熟地方政府与爱国社团一方面全民动员，捐款捐物甚至蒸馒头、炒米、缝制棉背心，送往淞沪前线；另一方面由红十字会常熟分会联合地方自卫会、医学会，创办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建立救护队。为防止日军深入进犯，国民党第五军和第四十七师还在常熟积极备战，常熟百姓帮助掘战壕，送干粮，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据统计，在两个月左右时间里，总计救治伤员269人，治愈257人，诊疗难民1641人（次）。

常熟人民的急公好义，获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的高度好评，他们为《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二十一年纪念册》分别题词：“同心急难”“惠彼伤残”“惠及军民”“救国之道，各尽所能，勇猛行动，博爱精神”。无疑，这些褒奖是对常熟人民爱国精神与抗战业绩的充分肯定。1937年，日本政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不足一月，日军就肆无忌惮地将战火再次延烧到上海。8月17日，常熟首次遭受日机轰炸，在此后三个月内，常熟就有近三十次轰炸，城厢乡野，生灵涂炭，损失惨巨。11月13日，大批日军在常熟沿江多个口岸相继登陆，与从沪宜公路进犯的日军一起水陆并进，已成疲惫之师的中国军队虽作英勇抗击，但无论人马数量，还是装备质量，与装备精良、凶焰炽盛的日军相比均难于抗衡，在顽强抵抗一周后奉命西撤，从此常熟人民在铁蹄蹂躏下饱受磨难，历史悠久的江南名城顿成人间地狱。

据日军管属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于1939年六七月间在常熟所作调查显示，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无论县级行政机构、各项产业和事关民生的社会事业均“完全遭到破坏”“相当程度破坏”或“大部分遭破坏”。尽管距常熟沦陷已有一年半，但中小学校“已经开学的尚不过以前的三分之一”，“以致教员失业，并引起其生活的不安定”，县立图书馆的藏书“在此前的事变中散失颇多，目前古籍珍本已很少”。在各项损失中，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因事变而引起人口激减的事实。以事变为最大原因，加上其他种种因素，人口因此减少了约14万……以其男女人口减少情况观之，男子减少约6万，女子减少约8万”^①。从上述所引录文字中可看到，常熟这座铁蹄下的江南名城，在侵华战争初期就遭受了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社会动荡，经济重创，民生凋敝，哀鸿遍野。

笔者长期从事地方史志、档案工作，从2002年起就着手对侵华战争受害者对日军暴行口述史料的征集采访并对一百多篇口述史资料作了概要分析，现就日军主要暴行和民众所蒙受的灾难酌加梳理，希冀能为研究日本侵华史者提供帮助。与此同时，从这些口述史料还可了解到常熟百姓在抗战初期就已表现出来的患难与共、侠肝义胆的英雄壮举，中国军队与抗日志士为抗击日军所作出的艰苦抵抗和英勇牺牲。

一 轰炸、焚烧造成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

从空中轰炸、扫射，从停泊于长江中的军舰上炮轰，日军在进犯常熟途中随心所欲地放火焚烧，使各种民居、厂房、店铺、市场、学校、

^①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11、26页

寺、庵，家庭财物及农民将已收割稻子堆成的稻萝均毁于一旦，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许多人家从此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许多工厂、店铺从此消失或难于复业。虽时隔久远，但对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受害者来说，日本侵华战争给常熟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与灾难依旧刻骨铭心、历历在目。

城区毛德新说，1937年夏，日机第一次轰炸常熟，炸弹落在益勤布厂，距他家仅隔一条前辛巷，以后又轰炸过几次。两周后，日机大肆轰炸谢桥集镇，待日机轰炸毕，镇容镇貌已面目全非，苦心经营的毛元记绸布号也不复存在。李硕年创办在南门外四丈湾的立丰染织厂，在抗战初期被烧毁厂房三十余间，脚踏织布机一百台，损失布匹纱线等共约六万余元法币，折合棉纱三百件左右，致使工厂无力复工。吴鸿范是绸布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他在南门大街开办有协茂盛棉布批发庄。所有这些绸布业、布庄均随着日机轰炸、日军进犯而损失殆尽。

梅李马洪元说，清末民初，他祖父在梅李市镇中心开办协成森南货店，发展到日军进犯常熟前，已成为梅李本帮人开办的四大南货店之一，店内从经理到学徒有十多个人。就是这样一家凝聚着两代人心血、有着相当影响的南货店，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农历十月十一被日机完全炸毁。此外，他家在东街的住宅有四进楼两进平屋（总长54米），也被日军先抢后烧，夷为平地。住宅楼底层存放的60包棉花也被劫掠一空。梅李镇被炸毁的商号还有金元兴土布庄、慎余南货店（其资金在协成森的十倍左右），时升、裕通两家典当及恒裕鸿烟纸店、恒昌绸布店、天来福银楼、裕泰祥茶食店、日新成绸布店等。梅李东街、西街长达一千余米，被烧成一片火海。裕泰祥茶食店老板全家避难至万渡桥秆棵坟内，结果遭日军机枪扫射，全家十多口当场遇难。

城区戴逸回忆，八月底的某天，他从淼泉回城看望父母，走到离城约五里时，突然传来了尖利的空袭警报声，抬头望去，只见六架日本飞机从远方飞来，霎时飞临县城上空，稍作盘旋，即俯冲投弹。顿时，呼啸声、爆炸声混成一片。扫射的机枪子弹，啪啪地打在离他不远的田野里。城里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出城外，争先恐后，惊惶失措。这次日机空袭，除了轰炸南门外热闹的市场外，还炸了南宋方塔附近的民房、学校，南门外市场炸死了很多人，还炸了一座尼姑庵，炸死一位老尼。

当年家住城郊泄水陆桥的顾达元回忆说，他父亲顾四根曾两次亲历日机轰炸，第一次是在八月里，父亲和女儿去常熟城里卖砵糠，三架日机先是在辛峰亭一带盘旋，接着一个俯冲扑向西门湾菱塘，这时顾四根正从菱塘岸边将船撑出来，一看飞机俯冲下来，就急忙跳到河里，等钻到甸桥底下站定，回头一看，船已炸成两段，站在船尾的女儿被炸弹爆炸的冲击波掀到岸上，人吓得发痉。第二次是重阳节那天，顾四根去南门缪家湾老虎灶人家收砵糠钱，看到飞机过来，急忙躲到路边人家里，人刚奔进去，炸弹已攒下来了，墙门间坍下来，将他压在下面，后经人抢救脱险。

在同一时刻，家住缪家湾的王菊生家及其叔父家、祖父母家，连同两个学生一共十四人在这次轰炸中竟有七人遇难，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灵创痛，至今未愈。在轰炸中罹难较多的还有在东门大街建有常熟第一座洋房的程元鼎家，在八九月里的一天，因日机轰炸，正在程元鼎家大厅中的五位帮工全部成了日机轰炸常熟的殉难者。还有比这更惨烈的，据城区沈惠英说，她家在往谢桥逃难途中和另外一家十二人在北门外竹园里为躲避日机轰炸相遇。那十二人因急于赶路而在日机轰炸后便匆匆离开，谁知刚刚跑过两条田埂，日机再次窜回，在机枪扫射下，十二个人

无一幸存，最小的还只是个婴儿。

东张地处常熟东北地区，北枕长江，东与太仓县毗邻，境内有白茆口。据郑耀明、曹宝生回忆，日机两次轰炸东张镇，其中九月初三早晨的轰炸，因炸弹落在早市的人群里，当场死伤五十余人。第二次轰炸中，曹宝生家的小楼房被炸成废墟，从此只能租房居住。王坚民回忆，日本兵舰在长江里停了几个月，经常打炮，岸上百姓一直提心吊胆。1937年11月13日，日本兵舰先是炮轰，然后在白茆口起岸，日军一路烧杀，把北新闻的店铺、民房全部烧光。他父亲等六位村上百姓被日军强行拉夫，从此一去无回，抛下一群孤儿寡妇。吴市高华媛回忆，逃难到小市街上时，东洋兵的飞机拼命掷炸弹，住何家巷的薛启南当时还在吃奶，他娘抱了他逃难，结果他娘被炸死在小市街中段石桥头，小启南还趴在娘身上吃奶。

徐市马文华回忆，全镇被烧毁的房屋几百间，西街、市镇西南角、香弄、校前街等处被烧毁房屋最多，有的地方直至解放还是废墟，一些人只能租房居住。智林寺被炸毁，高等小学被烧毁。董浜陆根林回忆，应家角有十五户人家，共一百三十多间房子，日军来时烧剩两家半。当时应传传好公应连连，一只脚有点毛病，当时躲在家里，日本兵放火烧屋后又去烧隔壁人家的屋，这时应连连从家中逃出，不料被日本兵转身看到后，又把他推进屋内活活烧死！珍门沈家市何耀文回忆，11月13日上午，沈家市“吃”了三颗炸弹，分别炸了沈市小学、张家厅和开肉庄、酒店的沈小六家。支塘陈涵树回忆，1937年11月12日，日军在支塘投下第一颗炸弹，掷在支浏路1号桥，当场炸死炸伤三四个人。第二天，有九架日机轰炸支塘，循环往复。我家隔壁陆家的房子被炸毁了，还有五六家房子被掷着炸弹。镇上裕泰纱厂在熊熊燃烧。梅李任春

嘉回忆，日本鬼子在常熟起岸那天早上，对梅李狂轰滥炸，到处墙坍壁倒，烟火缭绕。老百姓从睡梦中惊醒，纷纷弃家逃难。当小船行至兴隆附近，回头望望梅李上空，只见日机还在疯狂轰炸，市镇上空依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飞机俯冲时的怪叫声，炸弹的爆炸声惊心动魄。很快，日机已经飞到我俚头顶上轰炸了，炸弹一颗接着一颗，大家人心惶惶。王市曹敬元回忆，王市镇北街到东街被东洋兵烧成一片瓦砾场，计有三十一户人家一百六十七间房子被烧光。东洋兵经过王市小泾岸时，村民章普安家四亩稻谷被烧毁。路过张巷时，将村民已收割的近百亩水稻约三万斤铺在地上践踏并烧光。

二 学校寺庙古迹名居成为侵华战争牺牲品

学校、寺庙、庵堂、人文古迹、名人故居，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地方对教育的重视，对崇德向善理念的传播和历史文化的悠久，久而久之，这些地方就成了广大百姓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向往，或是生命的庇护场所，但在侵华战争的烽火中，这些地方成了日军作恶造孽的兵灾之地。

虞城西郊周龙兴回忆，属两代帝师翁同龢家族的瓶隐庐占地十亩，有大厅、船楼、大楼，两座楼里都是红木家具，书多得不得了，另有假山亭池、花木果树，日本人冲过来经过瓶隐庐时，看见大门上写有八十八师驻地，就用机关枪朝里扫射，引爆了放在屋里的弹药，随即火光冲天。大火烧了一整天，最后烧剩下几间附屋，其他楼房、家具及屋里的东西都烧得一无所剩，各种树木花草也都被烧煞。看护瓶隐庐的周根根（周龙兴祖父）被日军当场戮杀。

据港口祁龙威回忆，他的表兄杨无恙是常熟清末民初的文化名人，

家住北郊港口镇（现属张家港市）。日军进犯时，祁龙威一家和杨无恙家结伴避难至溧阳。战火稍远，才重返家园，发现无恙表兄家里的藏书狼藉满地，有的已被日军当大便纸用，污秽不堪。字画均被日军将画芯掠走，把装裱的头尾撕下，也是狼藉满地。无独有偶，何市蔡瑞荣回忆，何市开明士绅徐翰青家里被劫去珍贵字轴一幅、画轴三幅，均是何市乡贤明万历十九年（1591）辛卯科乡试中第二名举人管一德及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进士管高福所遗真迹。城区杨增麒回忆，逃难回来时发现，家中挂的祖宗画像也被日本人当作好东西，把画像撕走，把轴头乱在地上。

城区俞炳夏回忆，学前小学连同设在学校里的国民党部队的第十六伤兵医院被炸。在乡区的学校也未能幸免，徐市归之春回忆了智林小学被炸的情况。他说，日军登陆前的一两天，他和母亲刚经过智林寺，飞机俯冲下来，他回头看到两颗炸弹攒在智林寺旁边的智林小学高级部位置，砖石木料飞到半空，烟尘满天。徐质田回忆，日军在何市陈泾小学搜查时，在课桌里发现了抗日教材，即将教室里的课桌、椅拖到一起叠起来放了一把火，要烧毁学校。尽管日军走远后，大家忙着浇水救火，但房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1938年7月1日，日军扶持下的常熟县公署成立，开始了所谓“从破坏到建设的强有力的一步”^①。为安抚人心，1939年，县立初级中学招生开学。当王菊生于1943年进县中读书时，他清楚记得“校门口门房间隔壁有一间监视室，里面有个穿便衣的日本人在那里监视进出的师生，从无笑颜，也不和人说话。同学们看见他像看见瘟神一

^①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样，很害怕。有一天放学时，校门紧闭，同学们聚在门口，心里充满恐惧，不知什么时候能回家。隔了好长时间，终于开门了。大家紧张的心情才得以放松，赶紧跑出校门。第二天才知道，昨天关闭校门是因为有日本人在学校里盘查师生，看他们有没有抗日倾向”。可见，日军除将学校作为轰炸目标外，更注重从思想上控制学校师生。为开展奴化教育，许多老人回忆，从小学四五年级到初中都要开展日文教学，虽然不少老师属于应付性教学，但也有老师十分严厉，背不出日语课文，要以打手心作为惩罚。

寺庙庵堂是历古至今民众消灾避难、祈福平安的吉祥圣地，每有战乱发生，就会有百姓将此作为避难场所。但侵华日军的野蛮行径将常熟百姓的向善理念作了颠覆性践踏。兴福联珠庵与联珠洞前后相连，日军进犯常熟时，不少百姓避难于此，家住兴福寺附近的姚美保回忆，日本人的冲锋队冲到联珠洞，将躲在里面的老百姓一齐赶到大殿上绑起来。隔了一歇，听见“乒乒”的枪声，原来洞里还有从其他地方逃难来的一对夫妻带个小孩没有随人群一起出来，就被日本人开枪杀死在洞里。南门马金保回忆，在永济桥附近资福寺的放生池里也有好几个死人。

由于学校、寺、庵有较多房子和空间，在日军于1941年7月实行的残酷“清乡”期间，这些地方就成了他们驻扎的地方，同时也是囚禁被抓捕来的新四军和地方抗日人士的场所，这在瞿永沂、曹宝生、柯新民、归之春、王鸿生、徐虎生、杨增麒等人的口述档案中均有反映。

三 日军凶残杀戮在常熟土地上犯下累累暴行

侵华日军在常熟犯下累累暴行是不可饶恕的，尤其是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在进犯常熟期间大开杀戒，而屠杀的主要对象就是手无寸

铁、惊恐不安的平民百姓。许多老人回忆，日军在沿江起岸后是见人杀人、见房烧房、见女就奸、见物就抢，杀人如麻、陈尸遍野。除在进犯路上一个一个地杀戮外，还有将几人、十几人、几十人围在一起的集体屠杀，百姓称为“兵灾”。

徐市姚桂英说，从北新闸起岸的日军冲到徐市邱家巷后，见人就枪杀，死人成了堆。在家的老人被拉到邱家巷用绳扎住，戳杀在粪坑里，再用石头压住。日军过后，从里面捞起来十三具尸体，都是被枪杀的当地百姓。梅李陆顺泰回忆，梅李师德村王家小桥河边有一片秆稞，有二十二个老百姓躲在这里，日本兵烧房子时，有个张老伯听见竹节爆裂声就站起来看自家房子有没有被烧掉，被日本兵发现后用机枪一阵扫射，顷刻间二十二个百姓全部殉难，最小的只有三岁！有十几个被拉夫的吴市农民，从常熟城区返回，当时有一张回乡证明，途经梅李师德村石井头时，遭到一队日本兵盘问，这些农民因心里有火，回答时声音响了点，就被认为是游击队，当即全部杀害。据陆顺泰留意调查，了解到日军经过梅李那几天，至少有一百七十九人被无辜杀害。福山支根涛回忆，农历十月十三日本兵起岸后，福山塘东面支家宕有十廿个老百姓拖儿带女逃难到了金家村金家湾的竹园里，不料被日本兵发现后，一个个拉到场上用机枪扫射而死，有个六七岁叫支惠惠的小男孩躲在哥哥支惠祥的长衫里，听日本兵喊“预备”时，就先扑倒在地，等枪声响过其他人倒下来就将他压在下面。日本兵机枪扫射过后，还用刺刀在死人堆里戳，将他耳朵旁边一块头皮戳掉了。事后，日本兵还将稻柴盖在死人身上焚尸灭迹。支惠惠听日本兵走后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成为这次屠杀的唯一幸存者。

日军不仅在沿江乡镇大肆屠杀，在远离沿江口岸的常熟等乡也毫无